

## □ 一座迴盪的森林

我著迷於各種聲音的形容，喜歡讀別人怎麼寫聲音（尤其喜歡張愛玲寫的《談音樂》，儘管她開宗明義就坦白自己不大喜歡音樂），也喜歡寫自己怎麼聽。也許起於一種欠缺，補償作用，或者是興趣濃厚，純粹喜歡而已。

就在去年秋天，我獨自赴某所大學，自費參加一場研習會，研習內容關於探討人工電子耳植入者（Cochlear Implant Recipients）對於音樂知覺的學習。儘管全程使用英文演講，幸好有中文翻譯，稍稍彌補聽不懂的遺憾。來參加的泰半是特教老師、語言治療師、音樂老師，也有一些研發人工電子耳的工程師，以及家有人工電子耳小孩的父母。處在這些關心特教議題的人之間，好像回到大學時代。我記得我在特教系主修聽障組，輔修資優教育，必修科目是輕度障礙，同時也選修自閉症，以及多重障礙科目等等，唯一錯過的是點字課，現在想想還真有點後悔，失去一個可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管道。

講師是來自愛荷華大學音樂院暨溝通障礙系教授—Kate Gfeller。她滿頭銀髮，戴著金邊眼鏡，充滿魅力的笑容，看起來有一股活潑卻不失優雅的氣質，發音相當清脆悅耳。然而，我對於這所學校的系名感到好奇，因為在舊有的刻板認知裡，音樂從來、幾乎很少與聽力溝通方面的障礙，連接一起的啊，至少在台灣是如此。因此，當音樂與溝通障礙猶如聲音的兩端，此刻卻選擇併置，彷彿透露著人生其實充滿豐富的歧義，生命從不設限自己。

「人工電子耳」，指的是在耳蝸內植入電極，代替發育不良或受損的聽覺毛細胞，將聲波轉換為電波後，直接刺激聽覺神經再傳至大腦，因此失去聲音的人，從此重獲新「聲」。然而，人工電子耳植入者是如何聆聽音樂的呢？

Kate Gfeller 教授試圖使用生動的詞彙，仔細形容那一組電極猶如一排鍵盤，每一個從外界傳來的各種聲響，然後人工電子耳的電極裝置會迅速地分辨聲音大小，像從空中伸出無形的手指，按下白鍵黑鍵。然後她伸出修長的手指，朝空中

舒展，像是撫摸著一頭時而安靜、時而抓狂的野獸。

他們所聆聽到的音樂，是否與常人一樣呢？

當 **Kate Gfeller** 透過筆記型電腦外接喇叭，播出電腦模擬人工電子耳所接收的音樂，讓我嚇了一跳。她要我們猜猜，這是哪一首奏鳴曲？然而，我只聽見輕重不一的節奏轟隆傳來，像躲在厚重雲層背後傳來的悶雷，全場疑惑不已。後來她揭曉謎底，那是世人熟知的貝多芬《月光奏鳴曲》第一樂章。接著她伸出雙手，在空中徐徐彈奏，瞧見她準確按出指法，我知曉她是會彈琴的。但不能明白，她如何能忍受這樣的音樂？我不禁皺眉起來。

原來現有的人工電子耳（**Cochlear implant**）技術，運用在傳遞音色與高音部分，仍然相當困難，然而辨識節奏強弱、音量大小卻還不錯，因此月光奏鳴曲猶如一池被抽乾的湖水，無法映照溫柔的月暈，只能向湖底扔下大大小小的石子，以三連音的節拍。

**Kate Gfeller** 教授表示，人工電子耳植入者若要學習聆賞音樂，必須經過不斷練習，再練習，必須先捨棄過高的期待，不要一開始就期望所有的聲音聽起來都悅耳。首先，必須練習在安靜的環境下聆聽，先從簡單的聆聽節拍、較少樂器組成的樂曲開始，漸漸再練習注意音樂的其他層面，同時選擇比較適宜的音樂類型，例如伴奏不能太響亮、附有歌詞的音樂可以輔佐聆聽，並適度運用視覺線索，例如歌手的唇型、鋼琴家手指彈奏時的節律。

其實每一位人工電子耳植入者，對音樂的反應不一，這是正常現象。譬如一名蓄平頭的年輕爸爸表示，她那五歲的失聰小女兒，對於音樂的反應與常人無異，卻對打擊樂特別有反應，因為能夠感受到強烈的節奏。對於此點，**Kate** 教授回應道，其實在美國，一些年輕的人工電子耳植入者相當喜歡饒舌歌曲，也許節奏讓他們可以輕易感受到音樂所傳遞的情緒，特別是高昂、興奮與憤怒的。有趣的是，年輕的人工電子耳植入者常拿著歌詞本詢問 **Kate** 教授，現在到底唱到哪一段？總是很難跟上歌者的速度啊，只見 **Kate** 教授卻兩手攤開，據實以告，其實就連我自己也聽不懂他在唱啥啊，頓時哄堂大笑。**Kate** 教授並且入境隨俗，

特別播放一首周杰倫的經典歌曲。原來在外國人眼中，周杰倫正是台灣饒舌的代表。

Kate 教授也仔細分析學齡前與學齡兒童，尤其國、高中階段的青少年，對於音樂的需求是不同，對於國、高中生而言，學習去聽主流音樂，有絕大部分是為了博取同儕認同，因此聽一點 5566 是必要的。Kate 教授補充說明，並不是每一位人工電子耳植入者都喜歡音樂，就算是聽力正常的兒童，有些喜歡運動更勝於音樂，如果孩子不喜歡音樂，並不代表他徹底失敗。破除了聽力障礙者學習音樂成功與否的迷思。

會後的討論，尚有諸多老師提出分享，不外乎如何讓聽障者學習辨識旋律高低，更能夠理解音樂內涵。其中一位尚在就讀大專的學院女孩，藉由擔任聽障學童家教的心得，分享一些實際的音樂教學心得。她認為聲音的高低強弱快慢，可以藉助孩子豐富的想像力，結合生活經驗來發揮，例如想像大象、螞蟻走路的聲音，兩者的腳步聲有何不同？於是，表現「強而有力的」的聲音時，可以想像打蟑螂的動作心態，而「柔和地、溫柔地」的輕聲，就像在摸小白兔般。

我仔細聽著，一群熱心的人們，如何七嘴八舌地協助人工電子耳植入者，去學習聆聽聲音，欣賞音樂。想起 Jonas Mekas 在《邊境音暴》時曾說過一段饒富意義的話語：「當我們撞擊壁面，產生聲音，最後聲音會擴散出去，但是又會再度回來，然後我們才可以說：『我聽到』」。

真正聽到聲音是什麼意思？當聲音穿過兩端的耳朵，卻沒有留下一點感受、思想或情感，彷彿未聞。因此我認為，即使是耳聰人士，也必須接受一場關於音樂知覺的再學習。

也許每一枚耳朵都是一座森林。

只有耳朵裡充滿外在世界與內心靈魂的指涉、呼應，生命才能甦活，世界於是充滿豐富歧義。誠如尤金·閔可夫斯基(Eugene Minkowski)，在《邁向宇宙論》所言：「我們便會發現一種宇宙的新性質——迴盪。好像打獵的號角聲，以其回

音在四處迴盪，讓最小、最纖細的葉子和苔癬都會在日常的動作中發抖，進而改變了整個森林，使森林鼓脹至極限，成為一個共振、響亮的世界……」。